

汉代物价考(二)

——以汉简为中心

刘金华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 博士

目前出土的汉代竹简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当时物价方面的史料,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1]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主要还针对其中某一批竹简进行研究,对于汉简中物价资料系统的整理则还比较少见。在此,我们试图通过综合各批竹简中原始资料,尽可能多、并准确的复原当时社会的物价变化情况,以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之参考。

一、粮价

(1) 粟、梁粟、黍粟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67.2曰:“粟一石,直百一十。”可知一石粟时价一百一十钱。^[2]同书276.15又云:“出钱四千二百卅五,得粟五十一石,石八十五。”一石才八十五钱,较之前条简文所记一石一百一十钱价格更低。26.9A则云:“胜之已得粟二石,直三百九十。”即一石价值一百九十五钱。214.4记:“

出粟二石四斗,直钱百九十。”因本简所记钱数已经残缺,推测其价格约在一石七十九钱以上。271.15A也记有粟之买卖情况,曰:“卒居署贾卖官物簿:卅井付

粟直三千一百九十七,其六百卅三石 未得。”《敦煌汉简》838A亦云:“出钱九十二糴粟。”惜简文已残。^[3]

又《居延新简》EPT5:134云:“ 出粟二石二斗,直钱百七十 ; 出粟二石四斗,直钱百九十。”^[4]前者约七十七钱一石,后者约七十九钱一石。同书EPT5:87云:“ 直钱二百八十; 一石五斗直钱百卅”,“ 王 出粟二石七斗直钱二百八十”由后一则记录可以推测前两则记录也极可能是有关粟的记载。其第二、三两则简文中粟之价格分别为一石八十六点七钱、一百零三点七钱。EPT52:327记:“出钱百卅, 糴粟一石。”是粟一石一百四十钱。

《敦煌汉简》361云:“亭长王寿卿,入粟三石三斗,直泉二百六十四,偿奉长”。即新莽之际粟八十泉一石。同书362记:“王子[木用]取粟五升,直一斗。”其价格乃以某种谷物一斗之价值计算,其价相差一倍。

《额济纳汉简》99ES16SF2:1记:“今糴粟小石六石,直三百

六十。”即一小石粟价六十钱。^[5]同书99ES16SF2:3记:“入糴粟小石廿六石,直千五。”则一小石价不足五十七钱。

《合校》214.4曰:“出钱二百廿,糴梁粟二石石百一十。”知梁粟一石一百一十钱。《新简》EPT56:104所记相同:“梁粟二石,直二百廿。”EPT51:105所记价格则稍低,“梁粟二石,直二百”,一百钱一石。《居延汉简补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简”479.15则记:“ 泉三百,糴梁粟五石。”价才六十泉一石。^[6]

黍粟,《新简》EPT51:71,云:“出钱百一十,黍粟一石,第九吏孙卿糴。今五斗,直五十五。”是黍粟也有价作一百一十钱一石者。又《合校》214.4曰:“出钱二百一十,糴黍粟二石,石百五。”与前述价格相差不远。《合校》36.7曰:“黍米二斗 直钱卅。”是黍米一石一百五十钱。《九章算术》卷八记:“黍一斗六钱。”

(2)、麦、大麦

《敦煌汉简》362云:“侯史

宋君长，入麦二石九斗，直泉二百卅，偿奉长”。知麦（小麦）价约七十九点三泉一石。《合校》332.11记：“麦五斗，凡直百九十二，入二百七，已毕。”价格为一石一百四十六钱。EPF22：325A记：“天子将兵在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今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石千二百。”麦一石一千二百钱，价格畸高，是因为战时地处前线之故。《九章算术》卷八记：“麦一斗四钱。”

大麦之价，《合校》214.4曰：“出钱百一十，大麦一石，石百一十。”即一石大麦一百一十钱。

（3）糜、谷、梁米、米、豆、饭、干饭、膏饼

《合校》26.9A云：“糜三石，直三百六十。”即糜一石价值一百二十钱。《敦煌汉简》也记：“出钱二百一十糴糜。”然无所买数量之记录，其价格情况难明。《合校》19.26，90.45，90.64，192.27，192.39云：“介千秋入谷六十石六斗六升大，直二千一百廿三。”其价约四十钱一石。同书303.3记：“董次入谷六十六石，直钱二千三百一十。”是三十五钱一石，比前条所记稍低。而《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美。可见此价已比较低了。

《补编》“敦煌小方盘城出土汉简释文”T17N14A云：“梁米五升，直百。”是梁米一石价值二百钱。《新简》EPT51：223曰：“

出百六十八，糴米七斗。”即米二百四十钱一石。《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下记：“汉兴，接秦之弊，……物踊腾贵，米至石万钱。”这是战乱之后米价高涨时的情形。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米出钱”题则有“粳 稗 米二斗三钱，粳米三斗二钱”之假定。与前述诸条所载价格相去甚远。^[7]

《合校》43.17A记：“出钱三百，豆四石。”又312.10A云：“至麟得，出钱百廿一买豆三石，”。可以推知豆一石价格为四十钱。

《新简》EPT5：54A：“饭六斗，直六千。阳朔四年”。则斯时饭一斗一千钱。又EPT57：69A：“凡干饭廿一石八斗，眉一石，为钱三千六百卅八。”依据同简所载“眉一石直百五十”，知干饭一石价值一百六十钱。

《敦煌汉简》14：“膏饼一，人直六十。”简文“人”字或衍文，即膏饼一只价六十。《新简》EPT57：69A又记：“眉一石，直百五十。”

二、菜肴

（1）肉、鸡、鱼

《合校》173.8A，198.11A云：“肉十斤，直卅。”是肉三钱一斤。同书乙附29A又记：“肉百斤，直七百。”则价七钱一斤。286.19A云：“凡肉五百卅一斤，直二千一百六十四。”价格为四钱一斤。《悬泉汉简》“二五二”0213：106简曰：“出钱六十，买肉十斤，斤六钱，以食羌豪人……。”^[8]即肉一斤六钱。《新

简》EPT51：235A云：“肉卅斤，直百廿，丁取。”是其价仅四钱一斤。同书EPS4T2：15记“母幼中君肉十五斤，钱百”，“徐长卿肉十五斤，钱百”，“张予游肉十五斤，钱百。”也即每斤肉大约六点七钱。

《新简》EPT40：76A记有所谓“宜农辟取肉名”，除分别记录各人取肉“十斤，直二斛”之外，并云“凡肉百二十斤，直二十四斛。”则肉一斤价值二斗谷。相同情况见于EPT43：33A、B。EPF22：457A又记：“肉五十斤，直七石五斗。”则一斤肉价值一点五斗谷。

《敦煌汉简》309曰：“肉十斤，直二石四斗八升。”则肉一斤值二点四八斗谷。310又云：“肉二十斤，直一石二斗四升。”才零点六二斗一斤。我们认为309、310简文中肉的斤数可能写反，颠倒之则肉价相同，均为一点二四斗一斤。

《新简》EPT51：235A记：“祭肉直六十八，丁取；”“祭肉直卅，丁取；肋骨直七十，丁取。”其无有关计量单位之记载，各价格情况目前已经难以理清。

《悬泉》“九八”之I0111：2记：傅马一匹，“建昭二年十二月丙申病死，卖骨肉，受钱二百一十。”知此马骨肉才共卖二百一十钱。类似情形见同书“一四七”之0114：468“乘，齿十八岁，送渠犁军司马史勋，承明到遮要，病柳张，立死，卖骨肉临乐里孙安所，贾千四百。”这匹马骨肉所卖价钱很高，共达一千四百钱。

《悬泉》“九五”之125简记：“十月尽十二月丁卯，所置自买鸡三双，直钱二百册，率双八十，唯廷给。”可知鸡一只价值四十钱。129简又云：“最凡鸡卅四双。正月尽十二月丁卯所受县鸡廿八双一枚，正月尽十二月丁卯置自买鸡十五双一枚，直钱千二百一十五，唯廷给。”则此条所载价约三十九钱。《新简》EPT51：223：“出百八十，买鸡五只。”知鸡一只才三十六钱。

《合校》274.26A：云“出鱼卅枚，直百口。”是鱼平均约三十三钱一枚。274.26B所记大致相同，“出鱼卅枚，直口。”《新简》EPT65：33又记：“负掾鱼卅头，直谷三斗。”是鱼一头大约平均价值一升谷。

（2）肉杂

《新简》EPT40：76B云：“

任头，直五斛；杨子仲取脾，直四斛；李子产取肠，直三斛五斗黍；陈伟君取脯；直三斛；韩幼光取宽，直二斛黍；陈子房取边将迹，直二斛清黍；唐子春取项，直一斛清黍；孙任君二取应肋于[臣月]，直二斛清黍；陈伯取肝；直二斛。”同书EPT43：33B：“杨子任取豆脯，直五斛”，“杨子仲取胃，直四斛。”又EPT51：235A记：“胃、肾十二斤，直卅八，尊取；肝一，直卅二，尊取；肠一，直廿七，尊取；”“午，直百，丁取；胃八斤，直廿四，丁取；”“牛头，直百八十，丁取。”EPT4：28A云：“侯长肺三百。”同书EPT4：28A记：“

牛头五百。”

《合校》286.19B又云：“头六十，肺六十，胃百，百钱，宽卅，肝五十，迹廿，颈十钱，心卅斤二百，黄将十，肠益卅，乳廿，舌廿，界十，十。”258.13云：“出钱廿，买贤（肾？）二具给御史。”《敦煌汉简》636B曰：“口口心脏直百”，“干口直九十”。《散见简牍合辑》“甘肃敦煌酥油土汉简”220云：“出钱八十买肠。”^[9]

《合校》133.10云：“出钱百七十，买脂十斤。”同书286.19A云：“脂六十三斤，直三百七十八。”又237.46记：“二月壬寅，买脂五十斤，斤八十。”《新简》EPT40：163云：“出钱百八，买脂六斤，斤。”同书EPT51：381云：“脂七斤，出四斤八两付东官，余二斤八两直十五。”由此知脂之价格变动很大，价高者八十钱一斤，价低者三十六钱、十七钱、六钱一斤。最后一则记录明显数字有误，所余之斤数或为二斤二两，则约七钱一斤。《合校》267.12云：“出钱六十七，八月丁巳付尉史寿，寿以买胶三斤。”大约二十三钱一斤。同书326.6A云：“胶二斤，十五。”则为七点五钱一斤。

上述简文几乎对于各种肉杂之价格均有涉及，就其买卖情况，大体以现钱计价，或者以黍计。

（3）酒、曲、姜、葱

《新简》EPF22：457A云：“口酒二石三斗，直四石六斗。”是酒一石价值谷物二石。同书

EPT51：223云：“出百卅，沽酒一石三斗。”此即一百钱一石。《合校》45.29云：“口口酒二口直六十肉廿口。”此条酒的数量单位一斤缺失，或者当为“斗”字，则一石大约三百钱。《敦煌汉简》776则曰：“酒一石八斗，直二百七十。”其价一百五十钱一石。

《合辑》“江苏连云港市花果山竹木简牍”1057云：“卖酒三斤，予口也，口斤八。”似以斤计量，一斤八钱。《汉书·昭帝纪》卷七则云：“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议罢盐铁榷酤。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升四钱，一种看法即认为当时之酒价。

《九章算术》卷七又记：“醇酒一斗，直钱五十，行酒一斗，直钱一十。”^[10]即一升价五钱，与前条所记价格颇为接近。

《合校》206.3云：“又曲四斗，直卅八，惊虏隧长李故所。”是曲一斗九点五钱。同书214.4所记更明确，云：“出钱百一十五，曲五斗，斗廿三。”即一斗二十三钱。

《合校》505.16云：“姜二升，直卅。”可知当时姜以升计，一升价约二十钱。同书214.4云：“出钱廿五，豉一斗。”则豉一斗价二十五钱。又32.16云：“买葱卅束，束四钱，给社。”则葱一束价四钱。

三、田宅车马之属

（1）田、宅、奴婢

《合校》24.1B云：“田五十亩，直五千。”即田一亩价一百钱。同书37.35记：“田五顷，五

万。”五顷，五百亩，则其每亩价钱也是一百钱，与前述相同。这种低价田，大约是由于居延地处边塞，土地十分贫瘠的缘故。又557.4云：“置长乐里乐奴田卅五反，贾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数环钱，旁人淳于次孺、王充、郑少卿，古酒旁二斗，皆饮之。”《九章算术》卷七记：“善田一亩，价三百；恶田七亩，价五百。”即良田亩价三百钱，劣田价七十余钱一亩。与简文所记相差不太明显。

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残碑也有关于当时田价的记录，分别云：“田八亩，质四千”；“张王田卅亩，质三万”；“元始田八亩，质八万”（缺文疑为“十亩”二字）；“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卅一万”；“田卅亩，质六万”；“田顷五十亩，直卅万。”^[11]每亩田地的价格分别为五百、约一千、一千、一千六百、二千元。《汉书·李广传》卷五十四云：“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其所多占地价每亩在一千五百钱之上。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载《汉王未卿买地铅券》，有关地价的记载也极其明白，云“建宁二年八月庚午朔业五日甲午，河内怀男子王未卿从河南街邮部男子袁叔威买罽门亭部十三陌西袁田三亩，亩贾（价）钱三千一百，并直九千三百钱。即日（付）毕。”同卷录《汉樊利家买地铅券》云：“田五亩，亩三千并直万五千。”可见，地亩价

一千至三千左右当属于比较正常的价格。

《汉书·东方朔传》卷六十五云，“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后汉书·杜笃传》卷一百一十云：“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王符《潜夫论》也说：“中州内郡，规地扩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金）。”则是价格相当高的丰腴之地了。这种亩值一金的土地价格，也见于传世碑券。《汉堂邑令费凤碑》云：“祖业良田，亩值一金。”^[12]东汉延光中《李德买地券》亦云：“买地一亩余，价值钱万二千。”^[13]

《合校》24.1B曰：“宅一区，直三千”是宅一区价值三千元。《合校》37.35则云：“宅一区，万。”是此宅价格更高。《敦煌汉简》776记：“捐之道，丈人前所买宅耿孝所，买钱千六百。”这是一则房屋买卖的记录，此宅价格才一千六百元。类似记录又见同书668：“买宅三万在里贾贾明不私欲戴负阳口口口口口口”似所买房屋价格达三万元。

又《新简》EPT50：33A记：“田三顷庐舍直百五”；长陵卖中溉田廿顷庐舍直四百”；溉中田卅顷庐舍直二百万。”这里田产与庐舍价值总计，从第三则记录看前二则最末所缺字或系单位“万”字，具体分别价值多少目前还难以推测。

当时社会中还存在着奴隶买卖，奴婢被当作商品一样看待，因此也有相应的交易价格。《合校》37.35记云：“小奴二人，直三万，

大婢一人，二万。”是小奴一人价一万五千元，大婢一人价二万元。

《全汉文》卷四二载汉王褒《僮约》说：“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髡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其价格又与前述小奴价格相当，当系受地域、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又《补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简”139.15云：“奴一人，直九万。”前引四川郫县东汉残碑有三处记录了五个奴隶的共值，“五人，直廿万”；“奴、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奴立、奴、鼠，并五人，直廿万。”具体各个奴婢的价格已不清楚。

（2）轺车、牛车、牝胡马、马、牛、羊、狗

《合校》37.35曰：“轺车二乘，直万。”即轺车一乘价格为五千元。同书37.35又记牛车，云：“牛车二两，直四千。”是牛车一两价才二千元。二者相差较大。

《合校》229.1, 229.2记：“共平宗马，直七千。”根据相关简文知这匹马为牝胡马，价格达七千元。同书37.35记：“用马五匹，直二万。”则一匹价四千元。又206.10云：“马钱五千三百，已入千二百，付隧卒丽定，少四千一百。”这里所记五千三百钱亦应该是一匹马的价钱。《九章算术》卷八则记马价匹五千四百五十四钱余。

前引《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下更记有“马至匹百金”的惊人

高价，如文中指出，这是由于一些“逐利之民”的投机行为所导致的。卷六《武帝纪》云：元狩五年春三月“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又记：“梁期侯任破胡，候当千嗣，太始四年坐卖马一匹贾钱十五万，过平，减五百以上，免。”此二条所载均是反映武帝时期因长期对匈奴的战争而导致马匹大量消耗后的价格，可见当时社会上马匹的缺乏。这些都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不能反映马匹的正常价格。

《合校》24.1B云：“用牛二，直五千。”可知其一头价为二千五百钱。37.35云：“服牛二，六千。”则价三千钱一头，较前条所记价钱稍高。《新简》EPT53：73：“口买肩水尉丞程卿牛一，直钱三千五百。”即牛一头价三千五百钱。而《九章算术》卷七记“牛价三千七百五十”。卷八记“牛价一千二百”，牛价一千八百一十八钱余。前一价格与边地牛价大致相当，后二者略低。

《合校》413.6A记：“出羊一头，大母，子程从君巨买，贾泉九百；出羊一头，大母，子程从君巨买，贾泉九百黍十五；出羊一头，大母，勒君兄买，贾泉千；出羊一头，大母，君巨去时与巨相用，伯通子程买，贾泉千。”由此知一头大母羊价格有为九百泉者，又有价钱稍高如九百七十五泉、一千泉者，这应该与羊的大小有关。又《新简》EPT51：223云：“出二百五十，买羊一。”与前述所记相比价格很低，或者是只幼羊。《敦煌

汉简》548A又记：“元寿二年十二月庚寅朔戊申，张掖居延都尉博库守丞贤兼行丞事谓：甲渠障候言：候长畅褒私使卒并积一日，卖羊部吏故贵卅五。”《九章算术》卷七也记“羊价一百五十”，卷八记“羊价五百”。

《合校》163.6还记有狗的价格，云：“狗一，直贾五百。”即一只狗价值五百钱。《九章算术》卷七记“犬价一百”。

(3) 金

《合校》227.13云：“罚金二两，直千。”是金一斤价五千钱。

《新简》EPT57：1云：“口期会，皆坐辨其官事不辩论，罚金各四两，直二千五百。”即六千二百五十钱一斤。《九章算术》卷六记金一斤价直六千二百五十钱，正好与前条记录所载金价吻合，可知其比较可信。同书卷七又记金价九千八百钱。张家山汉简《算术书》“金”题记：“金贾两三百一十五钱”，是则金一斤价五千四十钱。^[14]

《新简》EPT50：144A云：“赵子思计，镒金三，直六。”是镒金一价值三钱。

四、器物

(1) 日用器物

《敦煌汉简》1407云：“出钱二十买席。”《合校》267.7则记：“三尺五寸蒲复席，青布缘，二，直三百。六月戊戌，令史安世、充、延年共买杜君所。”是则青布缘蒲复席一价值一百五十钱。

《新简》EPT50：144A又记所谓六尺席之价格，云：“六尺席一，直百卅五。”即其价一百三十五钱。

《合校》56.39曰：“用罍十九，大罍十三，小罍六，九十五，凡直千八百五钱。”由此知本条所记罍之价格不因大小而异，俱为一只九十五钱。然123.22所记又不同，云：“罍（罍？）一，直百卅安；罍一，直九十；口四枚。”

《新简》EPT59：7云：“缙绩一，直廿五。”是缙绩时价二十五钱。又记：“铁斗一，直九十。”则铁斗价值一只九十钱。

《敦煌汉简》2258A云：“口五十买釜。”即釜一只价格为五十钱。同书2258A云：“口出钱四十八，筭十。”838A云：“出钱百买臼。”则臼一只价为一百钱。

《合校》505.8云：“赤卮五枚，直二百五十。”即赤卮一枚价五十钱。同书43.17A云：“出钱九，盆一。”26.29云：“出四百，邯鄹铍二枚。”知邯鄹铍一枚价值二百钱。《补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简”160.21记：“出钱卅，买盆二”，“出钱卅八，买椁一”。是盆一只价二十钱，棺材一具价值三十八钱。《新简》EPT40：152云：“卖筐二，直三斛二升。”即筐一只价值一斛五斗一升。《补编》“敦煌小方盘城出土汉简释文”T17N14A云：“杯六，直百廿。”

《合校》326.6A云：“汲桐二，直卅。”即汲桐一价值十五钱。又记：“桐绳二、困折囊二，直百五十。”“绳廿丈，廿。”即绳子一丈价值一钱。又317.24云：“葦一，贾廿。”《敦煌汉简》

558云：“月四日木皮十，直六千七百，未入”。是木皮一价值六百七十钱。

（2）兵器

《合校》258.7云：“负不侵卒解万年剑一，直六百五十。”此剑一把六百五十钱。价格稍高者如同书271.1记：“濮阳槐里景黠赏卖剑一，直七百。”即一把剑价值七百钱。《新简》EPT51：84：云“赏卖剑一，直八百，鲧得长杜里郭樨君所，舍里中东家雨入，任者同里杜长完前上。”剑一把价八百钱是目前简文中所见价格最高者。同书EPT59：7又记有所谓尺二寸刀，顾名思义当是以刀之长短命名，云：“尺二寸刀一，直卅。”是市价一尺二寸长刀价三十钱。

《敦煌汉简》838A也记：“出钱十八买刀。”十八钱亦当是一柄刀的价格。《合校》258.28B云：“刺马刀一，直七千。”此种刀可能专门用来斩杀马匹，盖当时与匈奴等游牧族相邻，对于抵御敌人寇边非常有效，又加以不易制造，价格因之昂贵。《新简》EPT40：6A云：“七月五日籍晏胡鞍一，直二百。”是胡鞍一价值二百钱。

《合校》11.12云：“出钱九百买弓。”即弓一张价值九百钱。

《新简》EPT65：126：“兵弩簿：口弓直五百五十，百三十。”简文不通畅，后面简文“百三十”当是因其所指器物脱漏而致，因此即是说这张弓之价格为五百五十钱。

《额济纳汉简》99ES16SF2：5B记：“居摄二年三月乙未，第十六隧长韦卿从第十部吏买弩一具，贾一

百”。本条简文记录了一次买卖弩的活动，双方交易的价钱为“一百”，按照当时记录惯例，推测很可能在一千一百钱左右。《合校》326.6A云：“楯革一，直十。”则用于制作盾的皮革一张价值十钱。《合校》326.6A云：“服二，直廿。”又326.6A记：“繁弩绳卅二丈，直五十”；“扬弩绳一，直十。”则繁弩绳价一点一钱一丈，扬弩绳一根价十钱。317.24云：“繁绳十四，贾廿八。”繁绳价格一为二钱。326.6A记：“臬长弦四，直百。”可知臬长弦一价值二十五钱。《敦煌汉简》503A云：“从杨君高取梨一，直八十。”

《合校》55.5云：“出钱六十，买桀二百。”是桀十价值三钱。《新简》EPT65：120：“尉史并白：教问木大小贾，谨问木大四韦，长三丈，韦七十，长二丈五尺，韦五十五 三韦木长三丈，枚百六十；椽木长三丈，枚百；长二丈五尺，枚八十，毋榑桀。”所记均为不同大小木材之价格。同书EPT52：277又云：“出钱二百，买木一，长八尺五寸，大四韦，以治罢卒籍。令史护买。”《合校》168.10记：三牒口长三丈三尺，以直钱三百五十。”

《合校》462.2又记：“弹弓一，直三百。”是弹弓一只价值三百钱。

五、其他

此外如《武威汉代医简》中记录有大量药物价格云：“牛膝半斤，直五十。”即一斤一百钱。

“卑 半斤，直廿五。”则一斤五十钱。“朱臬二升半，廿五。”一升价十钱。“山朱臬二升半，直五十。”一升二十钱，较前者为贵。“方风半斤，百。”殆一斤价二百钱。“慈石一斤半，百卅。”约八十六点七钱一斤。“席虫半升，廿五。”是一升价格为五十钱。“小椒一升半，五十。”即三十三点三钱一升。“黄芩一斤，直七十。”“黄连半斤，直百。”则一斤价格为二百钱。“河鼓半斤，直七十五。”知一斤价钱一百五十钱。“续断一斤，百。”^[15]

《合校》262.28A云：“付子一斗，直百廿五。”即一百二十五钱一斗。同书258.28B：“橘皮一斗，直百五十。”价一斗一百五十钱。214.4云：“出钱六，买燔石十分。”

《合校》140.18B云：“出钱卅，买茭廿束。”是茭一束价一点五钱。同书269.2记：“入钱六，三月丁巳佐博卖茭一束河东卒史贺所。”即一束六钱。然269.6云：“入钱六百，长 月乙酉佐博卖茭二束魏郡侯国令史马谷所直”。依前条，则“百”似为衍文。312.10A记：“至鲧得出钱五十九，买茭廿七束 鲧得；从居延至鲧得马食用二 ，出钱六，茭二束。”价格不尽相同，前者约二点二钱一束，后者三钱一束。《新简》EPT51：91云：“出茭三千束，侯长取直九百，入六百。出茭二千束候史判取直六百。已入三百。”知此条所记价格为十束三钱。同书EPT52：149A

记：“驷望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平虏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惊虏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即一束价才零点一二钱。

《额济纳汉简》2000ES7SF1：3云：“出茭百七十束，直钱百七十。”即一束价一钱。

《合校》214.83记：“一两取就，直州。”是为雇车一两运输的费用。《合辑》“敦煌酥油土简”220记：“出钱九十五庸。”乃是雇佣佣工的费用。《新简》EPT51：223云：“出七十二，买骆四于。”则骆一价值十八钱。同书EPT50：140A记：“把黄五石，石六十五。”

《敦煌汉简》846A记：“元寿元年八月廿五日，使枸口口县口口李子功枸一令，贾钱千，约至廿日钱毕以。”则枸价至千钱。

《合校》262.34云：“大莽种一斗，卅五。”而同书262.34记：“戎介种一半（斗？），直十五。”84.5又记：“苇一枚，钱廿三。”则苇一枚价格为二十三元。

《合辑》“江苏扬州胥浦一零一号汉墓竹简、木牍、封检”1095云：“又十二枚直钱万四于江都。”则此物约八百三十四钱一枚。

注释：

[1] 罗庆康：《〈居延新简〉所记的西汉物价研究》，《安徽史学》，1994年2期；罗庆康：《〈居延新简〉所记的西汉物价》，《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93年2期；陈直：《居延的物价》，载《居延汉简研究》之《居延汉简综

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5—99页；[日]大庭脩著、林剑鸣译：《秦汉法制史论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268—307页；瞿兑之：《西汉物价考》，《燕京学报》（五），1929年6月，第877—881页；温乐平：《秦汉物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02年。

[2] 李均明、朱国炤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以下简称《合校》，因引用简文较多，文中不一一注明页码。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以下称《敦煌汉简》，因引用简文较多，文中不一一注明页码。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以下简称《新简》，因引用简文较多，文中不一一注明页码。

[5] 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因引用简文较多，文中不一一注明页码。

[6] 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98年。以下简称《补编》，因引用简文较多，文中不一一注明页码。

[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8] 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编撰：《悬泉汉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以下简称《悬泉》，因引用简文较多，文中不

一一注明页码。

[9] 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简称《合辑》，因所引简文较多，不一一注明页码。

[10] 郭书春校点：《九章算术》，载《算经十书》（郭书春、刘钝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因引用简文太多，文中不一一注明页码。

[11] 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12] 洪适：《隶释》卷九。

[13] 朱江：《四件没有发表过的地券》，《文物》1964年第12期。

[14]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55页。

[15]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编：《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北京），1975年。因所引简文较多，不一一注明页码。